



火的女儿

LES FILLES DU FEU

[法] 奈瓦尔 著
Gérard de Nerval
余中先 译

火的女儿

LES FILLES DU FEU

[法] 奈瓦尔 著

Gérard de Nerval

余中先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的女儿 / (法) 奈瓦尔著; 余中先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564-4

I . ①火... II . ①奈... ②余...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法国 - 近代
②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法国 - 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089 号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装帧设计: 高静芳

火的女儿

Les Filles du feu

[法] 奈瓦尔 著

余中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564-4

定价: 28.00 元

文学天才加疯子：奈瓦尔

余中先

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巴黎人清晨起来，看到满地积雪，这一夜巴黎奇冷无比，气温低达摄氏零下八度。位于中央菜市场不远的老路灯街上，人们发现一家公寓中吊死了一个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文坛著名的疯子才子钱拉·德·奈瓦尔。到底是上吊自杀，还是被人勒死，当时没有定论，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旧是一个谜。说他自杀的人认为，奈瓦尔疯病多次发作，发疯时癫狂不已，苦不堪言，在清醒时，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病的危险与痛苦，自杀不失为一种彻底摆脱的方法。认为他是被杀的人提出异议：死以前，奈瓦尔活动正常，他在收到《奥蕾莉娅》的校样后还认真作了修改，就在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还去法兰西剧院找朋友商量修改剧本之事，并在菜市场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吃晚餐。两种结论，各执己见，谁都说服不了谁，但谁又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法国文坛上的疑谜不少，但像奈瓦尔之死这样的大谜却实属罕见。

钱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于一八〇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诞生在巴黎，本名为钱拉·拉布吕尼(Gérard Labrunie)。出生仅仅一个月后，他的父亲便被任命为拿破仑大军中的军医，不久开赴德国前线。钱拉的母亲跟随丈夫一起出发。小小的钱拉则被寄养在巴黎郊区瓦卢瓦地方的舅公家中。母亲在他两岁时随军病死在异国他乡。父亲在六年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才归来。童年孤独的乡村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给他孤僻的心灵带来一丝大自然的慰藉。他崇尚自然，热爱乡野的美丽风光，酷爱旅游，怀恋传统的民间文化，厌恶现代城市，厌恶带来污染的工业文明，

这种特别性格的形成与他早年在瓦卢瓦乡村的生活、游历、熏陶有着极大的关系。

奈瓦尔最初的文学创作是中学期间写诗歌、写讽刺小剧本、翻译德国文学作品。一八二八年认识雨果后，算是步入了浪漫主义文坛。一八三〇年，在雨果的《爱那尼》首演之夜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决战中，奈瓦尔坚决站在浪漫主义一边，为雨果摇旗呐喊。

奈瓦尔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小说和游记。他结集出版的诗有《小颂歌集》(1832)、《抒情诗与歌剧诗集》(1852—1853)、《幻象集》(1854)、《幻象他集》(死后出版)、《杂诗集》(死后出版)；他的小说有《奥克塔薇娅》(1842)、《法约尔侯爵》(1849)、《安婕丽嘉》(1850)、《西尔薇娅》(1853)、《潘多拉》(1854, 未完成)、《奥蕾莉娅》(1855)；散文集有《波西米亚小城堡》(1852)、《故事与笑话集》(1853)、《十月之夜》(1853)、《漫步与回忆》(1854)；游记有《旅行书简》(1840)、《东方之旅》(1851)、《罗蕾莱》(1852)等。他也和大仲马等人合作或单独写过剧本，如《傻瓜的王子》(1831)、《拉喇》(1831)、《皮基罗》(1837)、《莱奥·布尔卡》(1839)等，但均无多大成功。

奈瓦尔的诗歌大都发表在诗人小圈子的刊物上，影响面并不很大，即便是像《幻象集》那样的力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重视，至于其他的诗篇，则简直就像湮埋在故纸堆中一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奈瓦尔诗歌作品的超前性，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诗人们对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幻象集》大加赞赏，甚至有些人还把它推崇为现代诗歌的典范。

奈瓦尔是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多彩的诗人，即使他的小说，也具有相当浓郁的诗意。《火的女儿》(1853年结集出版)和《奥蕾莉娅》(1855年出版)一直被后人认定是他的小说代表作。在小说集《火的女儿》中，《西尔薇

娅》似乎应该特别地提上一笔。这篇采用第一人称写作的中篇,描写了一种半为梦幻半为回忆的情景:主人公现实生活中对女演员奥蕾丽的钟爱,勾起他自己心中对往事的回忆;他在半睡半醒中回忆起了小时候对贵族家小姑娘阿德丽安娜、对淳朴的农家女娃西尔薇娅的朦胧“爱情”。于是,他重返瓦卢瓦乡间,在路途中又重构起对往事的记忆,阿德丽安娜进了修道院,而西尔薇娅有追求她的农家少年。路途结束,他来到瓦卢瓦乡村,美妙的梦幻世界消逝,他跌落到现实的痛苦之中,西尔薇娅嫁了人,从西尔薇娅口中,他得知,阿德丽安娜已经死了。而回到巴黎后,他听闻奥蕾丽也要结婚了。往事如烟,随风而去,惟有失望留在主人公的心中。《西尔薇娅》的题材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而奈瓦尔艺术处理上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放弃了他的同时代作家所惯用的直陈铺叙故事以宣泄情感的老套子,而以意识的活动为作品的框架结构,用回忆、梦幻、潜意识作为叙述方式,一一描述出体现着巴黎现代社会之豪华、上流社会之装饰美的奥蕾丽,体现理想的高贵、雅致、古典美的阿德丽安娜,体现质朴、天真、野性美的西尔薇娅,以为对照。这样的叙述结构和方式,无疑包含了一些非常现代性的东西。

至于《奥蕾莉娅》,这部小说与作者本人的疯病,与他后半生的命运似乎有着息息相关的直接联系。不知是由于孤独的童年导致了性格的怪异,还是爱情的失败触发了情感的脆弱,从一八四一年起,奈瓦尔的疯病一而再地发作。我们只知道,他从一八三四年起就爱上了女演员简妮·柯隆,对她一见钟情。到一八三七年,他一直陷入对简妮·柯隆的狂恋之中,给她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但一八三八年,简妮·柯隆与一个音乐家结婚,给了奈瓦尔很大的刺激。他打算以这一段热恋、失恋的故事为题材,动手创作《奥蕾莉娅》。谁曾想,当他刚刚动笔写作,就疯病发作,被送进了精

神病院。从一八四一年起，疯病时好时坏，《奥蕾莉娅》也断断续续地写着，好几次，写作几乎搁浅，尤其从一八五三年起，他的疯病频繁发作，这一年的二月到三月，在杜布瓦疗养院休养。八月，疯病又一次发作，进入布朗什医生的病院治疗，一直到下一年五月。但到六月，他的疯病又重犯，病情严重。八月初，再次住入布朗什病院。最后，还是他的精神病大夫布朗什在关键时刻鼓励他，使他终于在死前基本写完了小说。

《奥蕾莉娅》借助于某种类似日记或回忆录的自传性质的故事，描述了作者最隐秘的内心感受，尤其是他失恋后的痛苦心态以及疯癫期间的思想行为。小说原来的副题是《梦与生命》，它也确实写了梦与生命，更确切地说，是写了“梦幻在现实生活中的流露”。奈瓦尔在这部特异的小说中惊世骇俗地提出：“梦是一种第二生命。”（也可以译为“梦幻是第二种生活”。）他在小说一开头这样描写这种似睡眠、似梦幻、似回忆的东西：“梦是一种第二生命。我不可能毫不颤抖地冲破这些把我们与不可视的世界分隔开来的象牙或兽角的门。睡眠的最初时分是死亡的形象：一种阴沉沉的麻木攫住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的精确时刻，自我在另一种形式之下继续着存在的使命。那是一个渐渐亮起来的模糊的地下世界，居于虚无缥缈之境的苍白的形象从黑暗和夜色中显露出来，严肃地板着脸纹丝不动。随后画面形成了，一道新的光亮闪耀着，戏弄着这些露现出来的奇形怪状：精灵的世界为我们洞开。”读了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作品，人们实在很难把握其中的梦幻形象，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梦幻毕竟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东西，其个性特点十分突出；二是作者想通过某种类似原始宗教奥义的神秘气氛的渲染，寻求对生存之烦恼的解脱；三是作品描述出来的谵妄状态是作者独特的个人经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常人所能细细体会的。

不过,好在《奥蕾莉娅》中有关梦幻和疯狂状态的描写用的是一种极其清醒的笔调,把握着整部作品的是一种完美的、经典的语言,即使在反映极度的疯癫状态时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后人得以深深地潜入到作者自我内心中,对他的潜意识进行细致剖析。不可否定的是,这样的写作也或多或少地预示了二十世纪中许多的文学创举,如精神分析批评、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

当然,《西尔薇娅》等另一些收集在《火的女儿》中的短篇,也多多少少含有这种把梦幻与现实混同一起、疯狂与清醒交织一体的叙述技巧,这些技巧对后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文学史上,奈瓦尔的诗歌、小说似乎可以归类于后期的浪漫主义,但他的许多艺术手法则超前地预告了象征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奈瓦尔在浪漫主义小说中独树一帜的是,他把情调浪漫的故事引入到了梦幻、谵妄、回忆和神话传说的边缘。像《西尔薇娅》、《奥蕾莉娅》无论在当时也好,现在也好,恐怕难以称得上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它们更是一些诗情洋溢的故事。它们最根本的特点,应该是对心灵所做的清晰而又精确的追忆,这心灵往往是一种向着勃发的忧愁、清丽的妩媚、迷茫的梦幻和可怖的疯狂彻底敞开的心灵。在文字形式上,它们集诗意与叙述于一身,似乎可称为诗小说或者散文诗。在叙事结构上,它们往往以真实与虚幻(或梦境,或谵妄)、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思索的交替编织和对称安置为基础。当然,通篇始终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些特点犹如一股营养的潜流,穿越了十九世纪后期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而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阿兰·傅尼埃(《大莫纳》)、布勒东(《娜佳》)等二十世纪小说大家的作品中绽放出令世人大吃一惊的绚丽花朵。法国批评家米歇尔·莱蒙在他的《法国现代小说史》中是这样写的:“从《西尔薇娅》到《大莫纳》和《追

忆逝水年华》，从《奥蕾莉娅》到《娜佳》，都存在着一既隐秘又明晰的线索。奈瓦尔的才能在于能创造一种与自己风格特色十分相适应的形式。小说体裁的概念被他冲破了。”无疑，《西尔薇娅》中的潜意识和梦幻活动的描写，与普鲁斯特的心理时间是十分相像的，至少，小说第一章《失去的夜》中报纸上的标题字词“外省花束之节”在主人公心中引起的回忆之流，与《追忆逝水年华》中玛德莱娜小点心从味觉上激发起的回忆之流，从本质上是相似的，从小说手法上是一脉相承的。

对奈瓦尔，我国国内介绍不多，仅仅限于几首短诗和一篇小说。而在作家的故乡法国，人们只要写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就一定要给他留上篇章。在法国普通读者的心中，在文学史研究专家的眼中，他的地位虽然赶不上世纪之伟人雨果，也当是与乔治·桑、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马拉美等文学大师齐名的。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给他留下了地位，他的《奥蕾莉娅》被选入“神怪作品”最佳藏书的前十本，《火的女儿》被选入“法国爱情小说”最佳藏书的前二十五本，《幻象集》被选入“法国诗歌”最佳藏书的前十本，另外，他的《东方之旅》也名列“游记”最佳藏书的前十本。

为什么这样一位大作家，多年来却在我们国家得不到应有的介绍呢？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的趣味恐怕是一个原因，由于奈瓦尔不属于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阵营，其作品揭露当时社会黑暗面“不力”，故而难以像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那样受到我们的青睐。他也称不上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似乎总是保持着吟唱失落的爱情、叹息一去不返的童贞的格调。而且，他死得太早，其独具超前风格的作品只是埋没在了浪漫主义最后掀起的一丝浪花中；而受他影响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文学家们还要等上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才能有他们的辉煌。

目录

文学天才加疯子:奈瓦尔 / 1

火的女儿 / 1

致大仲马 / 3

安捷丽嘉 / 17

西尔薇娅 / 118

瓦卢瓦的歌谣与传说 / 156

杰米 / 172

奥克塔薇娅 / 200

伊希斯 / 210

科丽拉 / 225

爱米丽 / 249

奥蕾莉娅 / 273

第一部 / 275

第二部 / 305

记忆 / 334

《奥蕾莉娅》手稿片断 / 341

钱拉·德·奈瓦尔生平简略 / 354

火 的 女 儿

致大仲马

我亲爱的师长,我把这本书献给您,恰如我把《罗尔利》献给了儒勒·雅南那样^①。我应该像感谢您那样感谢他。几年前,谣言传出,说我死了,他便写下了我的传记。几天前,人们以为我疯了,而您就费神特地写了若干美丽的文字,作为我的灵魂的墓志铭。这种生前的赠予对于我实属十分荣耀之事。在我一息尚存之时,我怎敢把这些光辉灿烂的冠冕戴在头上呢?我应该显出谦逊的神色,请求公众将如此众多的溢美之词待日后再奉献给我的灰飞烟灭的骨殖,或者奉献给那只魔瓶中暧昧的东西,我已经学着埃斯托尔弗^②的榜样到月亮上去寻找过这只瓶子,并且我已经——我希望——使它回归到了思想的日常所在地。

然而,既然我已经不再骑在怪兽鹰头马的背上,既然在俗人眼中,我重又恢复了人们通常平庸地称做理智的东西,就让我们理智地思考吧。

以下就是您在十二月十日写的关于我的文章中的一段:

如同你们所能判定的那样,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非同寻常的有头

① 1841年2月24日,奈瓦尔被送入了圣马塞尔夫人开的医院。人们说他得了致命的“蜡屈症”和“失语症”。儒勒·雅南闻讯,遂写一篇长长的“吊唁”文章,发表在同年3月1日的《争论报》上。十一年之后,奈瓦尔在他自己为《罗尔利》写的前言中不无讥讽地影射了那篇因误传而导致的悼文。

② 埃斯托尔弗(?—756),伦巴第国王。

脑的人。尽管在他身上某种现象时不时地产生着，然而，很幸运——我们也希望如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担忧，既不用担心他，也不用担心他的朋友。当他全身心地专注于任何一项工作时，想象力这一疯狂的力量便会暂时把理智从他身上赶走，仿佛理智仅仅是想象力的一个情妇而已；于是，想象力独自留下来，万分有力地留在那饱饱地充满着梦境和幻觉的头脑中，不多不少，恰恰如同开罗的鸦片鬼，或者如同阿尔及尔的吸大麻者，此时，想象力飘忽不定，把他掷入难以理喻的理论中，掷入无法制造的书中。一会儿，他是东方之王所罗门，他重新找到了能召唤幽灵的桶，他等待着示巴女王。此时，请相信这一点，他只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是《一千零一夜》，他的价值全在于他给他朋友讲述的一切，而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应该抱怨他，还是应该羡慕他，他的那些幽灵是那么灵活敏捷，那么坚强有力，他的那位女王是那么美丽动人，那么富有阔绰；一会儿，他又成了克里米亚的苏丹，阿比西尼亚的伯爵，埃及的公爵，士麦那的男爵。到另一天，他自以为疯了，他会讲述他是怎样变疯的，讲得那么生动活泼，令人动心，有趣的情节又是那么曲折复杂，每一个听的人不禁都渴望变成疯子，好跟随这个导游在魔幻境地和奇异幻觉的国度中漫游，去看一看那比起从亚历山大城到安曼的热腾腾的路上出现的绿洲还更清凉宜人、更浓阴密密的绿洲。最后，时而，成为他的缪斯女神的又会是忧郁，那时，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们忍着你们的眼泪吧，因为，维特也好，勒内也好，安东尼也好^①，谁都不会有更撕人心肺的怨诉，更痛苦的

^① 维特是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勒内是夏多布里昂小说《勒内》的主人公；安东尼，不详，可能也是一个小说人物。

抽泣,更温柔的话语,更富诗意的呐喊!……

我亲爱的仲马,我将试图向您解释您在上文提到的现象。您很清楚,有某些故事叙述者不把自己跟他们想象中的人物混为一体便无法发明创造。您还知道,我们的老朋友诺迪埃^①曾如此坚信不疑地讲述道,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如何感到不幸地被人铡了脑袋。人们听了竟然变得那么信从,以致会不禁自问,他又是如何把那断了的脑袋重新粘上去的……

那么,好了,您要明白,一个故事的进展也会产生一种类似的效果。可以说,人们会达到与他们想象中的主人公同一的地步,他的生活会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心中会点燃他们自己的抱负、他们自己的爱情的模仿之火!当我描绘一个路易十五时期的人物时,我的内心感受正是这样的。对,我记得没错,当时我描绘其故事的人以布里萨西埃作为假名。我在哪里读到过这个冒险家的传记呢^②?我又重新发现了德·布库瓦修士的传记;但是,我自感无力为这个著名的陌生人联结上哪怕一点点的历史根据!对您来说可能只是一种小小游戏的东西——大师啊,您是那么善于戏弄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后人将难以分清其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们将会把您曾召唤来出现在您小说中的所有历史人物都当成您的创造物——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困扰,一种晕眩。有一个伦理学家说过,发明,说到底,就是回忆。由于无法找到我的主人公物质存在的依据,我便突然相信了灵魂转世之说,我的坚信并非比不上毕达哥拉斯或皮埃尔·勒鲁^③。甚至连我想象自己曾生活过的十八世纪也充满了这些幻象。伏瓦斯

① 夏尔·诺迪埃(1780—1844),法国作家,183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② 布里萨西埃的生平见于德·舒瓦齐修士所著《回忆录》(1727),奈瓦尔读过它的再版本。

③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泛神论哲学家。

农、蒙克里夫和小克雷比永^①写下了千百种这一类的奇遇。您还记得那个朝臣吗？他记得自己曾是一把沙发，对此，沙拉巴哈姆满怀热情地呼喊道：“什么！您曾是沙发！这太风流了……哎，告诉我，您是否绣了边？”

而我自己，我各种各样的花边都绣过。当我以为紧紧攥住了我前世生存的所有系列时，我以前做没做过王子、国王、魔法师、天才，甚至当没当过神，对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链条断裂了，把一个又一个小时当成了一分又一分钟。假如我把我的回忆浓缩为一部杰作，那将是西庇阿的梦幻、塔索的幻觉或者但丁的《神曲》^②。抛弃了受启示者、得神灵者、先知者的虚名之后，我所能提供给您的，从此就只有您如此忧愁地称之为难以理喻之理论，以及无法制造之书的東西了。这里，就是某部似乎可称为斯卡龙《滑稽故事》^③的续集的作品的第一章……请您来做评价吧^④：

夫人，我现在仍然在我的监狱中，始终冒冒失失，始终有种负罪感，而且，咳！始终依赖那颗美丽的喜剧星星^⑤，有一段时间，她曾那么愿意把我叫做她的命运。“星星”与“命运”：诗人斯卡龙小说中多么可爱的一对儿！

① 伏瓦斯农(1708—1775)，法国作家。蒙克里夫，不详。小克雷比永(1707—1777)，法国小说家，下文提到的沙发的故事便是他的作品，即小说《沙发，一个道德故事》(1741)。

② 西庇阿(公元前185—前129)，罗马政治家，将军，也是当时的著名文艺保护人。在他的周围曾形成了“西庇阿圈子”。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③ 保尔·斯卡龙(1610—1660)，法国作家。他的《滑稽小说》(3卷，1651—1659)写一个流浪剧团的巡回演出，反映了喜剧演员的舞台生涯和外省社会的风俗。

④ 这《悲剧故事》的第一章，曾以一封由“著名的布里萨西埃”署名的书信的形式，发表在1844年3月10日的《艺术家》上。后来，“这封信”由作者自己编为信袋的第一号，并加上了“1692年4月”的字样，看来，奈瓦尔打算把它收入到自己一直想写出来的一部书信小说中作为第一封信。

⑤ “星星”小姐是斯卡龙《滑稽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这里，作者似乎也在偷偷影射《奥蕾莉娅》中的那颗引路的星星。

啊！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恰当地扮演这两个角色了。以往，在曼斯坎坷不平的石板路上，笨重的大车让我们颠簸个没完没了，今天，它已被四轮马车、靠背驿车，还有别的新发明所代替。从此之后，历险又在哪里？我们的喜剧演员女士们，哪里还有那迷人的苦难，能使我们成为你们的同类和同伙？我们这些永远是诗人的可怜人，我们这些常常陷于贫穷之中的诗人！你们背叛了我们，抛弃了我们！你们抱怨我们的高傲！你们一开始就追随富裕的贵族老爷、花里胡哨的人、风流的家伙、大胆妄为之徒，你们把我们丢弃在某个寒碜的小旅店中，为你们支付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费用。就这样，我这个昔日光彩照人的演员，遭遗忘的王公，神秘的情郎，被剥夺继承权者，从欢乐的天堂中被逐出的人，漂亮的默默无闻者，我曾受到侯爵夫人和法院院长夫人的青睐，我曾惶惶有亏地得到布维永夫人的宠幸，而现在，我还不如那个可怜的拉戈享受人善待，我还不如一个外省的一脚诗人，不如一个愚笨的乡下人！……我本红润的脸色却因一张硕大的膏药而变得古怪而扭曲，它只能更加速我的毁灭。主人家受到拉朗库纳花言巧语的诱惑，很满足于留下克里米亚大汗的亲生子，他被派来此地研学，他以布里萨西埃的化名在整个基督教欧洲范围内享有极大的声誉。此外，要是那个可悲的人，那个老派的阴谋家给我留下几枚古老的金路易，几枚银辅币，或者哪怕一块可怜兮兮的带假钻石的表，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让那些控诉我的人来尊重我，并不至于穿上这么一套傻乎乎的连接服，遭遇一系列烦人恼心的事情。更有甚者，您留给我的所有衣服，就只有一件棕褐色的模样吓人的粗布褂，一件有黑蓝条纹的齐膝紧身服，以及几条不知道藏了多少年的紧身長裤。所以，等您离开之后，疑心重重的旅店老板提了提我的箱子，怀疑其中有什么鬼名堂，他走过来对我言简意赅地说，我是一个走私王国的王子。听了这番话，我恨不得当即拔出剑来自剖其心，但是，拉朗库